



枣林风波

小小说集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曹知非

农村文艺丛书

枣林风波

小小说集

•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
1974年11月第1版

197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0,000

统一书号 10026·328 定价 0.16 元

作品，这是非常可喜的。《丛书》所选入的，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这些作品的出世是对刘少奇、林彪、孔老二所鼓吹的“天才论”、“灵感论”的批判，也是对诬蔑文化大革命后文艺创作“今不如昔”的谬论的有力回击！

这套《农村文艺丛书》，包括劳动人民批儒反孔斗争故事、小小说、短诗选、家史、小戏选、儿童故事、歌曲和工农兵业余作者谈创作等多种。

由于水平所限，难免有缺点错误，望广大工农兵批评指正。

一九七四年五月

毛主席语录

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。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，还存在着阶级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。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。要提高警惕。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。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，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就会走向反面，就会变质，就会出现复辟。我们从现在起，必须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，使我们对这个问题，有比较清醒的认识，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。

目 录

枣林风波	郝志勇 (1)
丰收场上	王和合 (9)
海兰	肇 文 (15)
将计就计捉“狐狸”	王占元 (21)
两副对联	赵 宪 (24)
蹲点	张存杰 (29)
汇报	郭 华 (36)
交班之前	张存杰 (45)
红霞和云霞	韩映山 (53)
搬兵	许 可 (61)

枣 林 风 波

郝 志 勇

领导要我到枣庄大队总结一下陈秀芹同志的先进事迹。陈秀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，是一名敢想敢干的女将，现任枣庄大队的党支部委员。

不凑巧的是，这天早饭后我刚一离开县城，便听到沿路村上的有线大喇叭广播：“今天晚饭前后有一场大风雨。”眼下，虽然前期的大秋作物已经上了场，但秋天的活计还是繁忙的，不知秀芹能否腾出一点时间来和我谈一谈。

一路上我走得很快，中午时分，赶到了枣庄，只见村的四周全被一带密密的枣林围合着，棵棵枣树，红枣垒垒，犹如一座座光彩绚丽的珍珠山，又似一片无边的大火。我穿过林间小路，走进村里。

吃罢午饭的社员们正从各家走出来，准备出工。我正想打问一下秀芹的住处，忽听从街旁的一家院落里，传出一阵阵争辩声。只见一个二十三、四岁的短发姑娘，正向面前一位紫铜色面庞的老汉生气地说：

“队长大叔，你走着走着怎么就迷了路？你说的

办法我一千个不同意！”

老队长挥着烟袋杆，焦急地说：“你应该想一想这是什么时候，傍晚前后要有一场风雨。村边这一片熟透了的大红枣，午后拾掇不回来，被风摇落，破皮儿钻进水，就全泡烂成浆！”

“‘三自一包’，咱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批判过了，”短发姑娘理直气壮地批评队长，“可是今天，情况一吃紧，你又慌着两手只顾抓物，不看道路！又提出了什么按树估产、包树到人，这还不是早先刘少奇那一套的变种！咱们决不能走回头路！”

“你不要给我扣大帽子，秀芹！有理儿咱们就让大家评评去！”老队长说罢，气冲冲地走了。

这个年轻姑娘就是秀芹。

她才要朝外走，被我拦住了。她笑一笑说：

“你来的不是时候，先抓你个差，和我们一块打枣去吧！”

“这位同志老远地赶来，还没吃饭吧！”秀芹的娘从屋里走出来。

“看，光想着那片枣林，就什么都忘了！”秀芹顺手从窗台上拣起一根棒槌来，照准院中一棵枣树，嗖地投去，哗啦哗啦一阵响，长圆的大红枣落了满地。她拣起两把，放在树下石桌上让我吃，又嘱咐娘安排我吃饭，说完就大步向外跑去了。

“秀芹真是利索能干的姑娘呀！”大娘把饭菜

放在石桌上，我边吃边说。

大娘眉梢挂着笑说：

“还不是党一手培养的！她爹从小给地主扛长活，累了一身病；解放后，好日子没过上几天就死了。要不是互助组、合作社，我们孤儿寡妇怎能好端端的过到如今？秀芹这孩子，也还算争气，十四岁上入了团，毛主席一声令下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她带头去贴大字报，批判刘少奇的‘三自一包’，闹得可红火啦！那时我有点胆子小，怕她给闹乱子，就批评她，可是她把眼一瞪，脚一跺，和我辩论上了：‘不把刘少奇那一套批倒批臭，资本主义复了辟，还有咱贫下中农的过头！’文化大革命后期她又入了党，当了支委，大伙都满欢迎。两个冬春，她带领社员削平了几个土疙瘩，治了百把亩老碱地。去年上了《纲要》，今年说是还能过‘长江’哩！就说村边那些枣树吧，她亲自带着技术组到先进队去参观，学了个返老还童的法儿，这不是今年结的大枣压颤了枝！可就是天不作美，说今晚要有场大风雨，刚才她和老队长争吵，就是为打枣的事。”

大娘一提起打枣的事，我有点儿为秀芹担心。老队长提出的‘包树到人’的方法，固然路线不对，可是在这样短的时间里，秀芹到底如何去对待这场意外的灾害，顺利地把枣收回来呢？……想到这里，我麻利丢下饭碗朝外走去。



当我拐过一道街口，就看见大街中心站满了人，秀芹正英姿飒爽地立在街旁一个土台子上向大伙说：

“……社员同志们！我们干革命，决不能走回头路！只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，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！我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让那些被打倒的东西，再重新抬起头来！”

会场上沉静无声，蹲在后边的老队长，又站起来说：

“秀芹，一树树红枣，你不要忘记那是社员们一滴血、一滴汗换来的。大道理谁都能讲，眼下时不等人呀！”

“事关路线的大道理，我们就是要天天讲、时时讲！”秀芹严肃地批评队长，“大叔，你不能忘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你的批评帮助，忘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对我们的毒害！”

这时，社员们也七嘴八舌地说：

“秀芹说的对，‘按树估产、包树到人’和‘包产到户’是一路货！”

“那你们看着办吧！”老队长气哼哼地说罢，提起靠在墙边的一根枣杆，独自向村边的枣林奔去了。

秀芹和社员们商量说：

“我们枣庄贫下中农，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一定要战胜今天这场风雨！常说‘打枣容易，拾枣难’，大伙想想办法！”

“办法有的是，咱队里有席上百领，家家大床单满炕，拿出来，铺在树下，就能解决拾枣的问题。”一个小伙子说，又调皮地向妇女们看了一眼道：“就看女同志们有没有决心把床上的大花单子拿出来！”

“你年纪不大，大男子主义倒不小。”一个大嫂说，“真是门缝看人，把我们瞧扁了！我们顶着人民公社半边天哩！”

“对，咱们和男社员挑战！”妇女们喊。

秀芹看了看天色，高兴地说：“咱们快行动吧！”

秀芹领着一帮小伙子，去队部扛来一捆捆苇席；姑娘、媳妇们，从家里拿来各式各样的床单，大伙互相招呼着，向枣林扑去。

我被这紧张欢乐的景象所感动，跟着大队人马向村外走去，忽然看见秀芹娘抱着一大叠花床单、被面子追上来，我赶忙接到手，说：

“大婶呀，你还真是位老模范哩？”

老人高兴地说：“秀芹常常给我讲，干革命，干部家属要处处带头。我人老了，心不能老，横竖不能落在青年人的后头啊！”

枣林里沸腾起来了。阵阵枣杆响，串串银铃笑，林间小道上，奔跑着来往运枣的小拖拉机，孩子们也跑来帮助拾枣……热闹极了。

半晌过后，西北天边滚过块块浓重的阴云。这

时，枣已全部打完了。只见秀芹噤地一声从树上跳下来，见了我，也顾不上多说话，又去招呼拾枣的社员。这当儿，我看见老队长也健步如飞地扛着一袋一袋的枣装车。

太阳落山时分，阴云铺天盖地压了过来，风大雨急，村里村外，已经浑如一体了。

大雨足足下了两个钟头。大娘做好了饭，秀芹还未回来。这时雨已停，天空闪耀着点点星光，我踏着泥泞，去找秀芹，走进队部的大院时，看见北屋灯光明亮，有两个身影在窗纸上晃动。从里面传出秀芹的话声：

“队长大叔，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，也教育了咱们，那时，你曾痛心几天咽不下去饭。这些事得经常想一想啊！”

“你说的对，秀芹！”是队长的声音，“往后我要好好学习，给社员带好路。”……

这一夜，我睡在队部办公室里，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。经过文化大革命，祖国在飞跃，枣庄在变化，新人在成长。秀芹同志那时时事事表现出的高度路线觉悟，那旺盛的革命精神，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
第二天清早，霞光满天，平原象水洗过一样清新，一辆辆拖拉机、胶轮车，满载着大红枣，奔驰在通往县城收购站的大道上，秀芹和老队长坐在拖拉机上，

满面红光地目视着前方。在旭日照耀下，他们面前展现出一条金光大道！

〔王晶辰（社员）插图〕

丰收场上

王和台

老保管方大伯培养知识青年刘志兴当接班人，时常对他进行基本路线的教育。这天，方大伯要到公社开会去，今天预分社员口粮由谁过秤呢？刘志兴把胸脯一拍说：“这个任务交给我吧！”

方大伯听了，高兴地说：“好！可要擦亮眼，把准砣，这秤杆子上也有阶级斗争啊！”

“我记下啦！”志兴反复品嚼老保管的话，心想：这位老贫农，是贫协委员，又是党支部委员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高，把国家大事、集体大事总是记在心上。我得继续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啊！

志兴见老保管开会走了，迈起健壮的快步来到麦场上。

丰收场上，黄澄澄的麦堆象小山似的。会计小张把大秤扛来，就开始分了。

志兴虽说初次掌秤杆，可干得很出色，全队二百五十口人，这次每人预分五十斤小麦，只用了两个来钟头就分好了。贫农王大叔已经推走，剩下的一袋袋

挨个放着，只待傍晚一收工，社员们就都把粮食领回家去了。志兴对参加分粮的几个社员说：“大家休息一下。”

志兴话音刚一落，会计小张就问：“小刘，你看，王大叔怎么又把粮食推回来了？”

大家一齐朝场边大道上望去，可不是！只见老贫农王大叔推着小车，匆匆忙忙地返回场里来。

“志兴，秤头不对！”王大叔停下小车说。

“怎么不对？差多少？”志兴问。

“不是少，是多！”

“多？！”志兴心里一惊。

王大叔点点头：“我推着小车没进家，就到粮站米面加工厂去换面，一过磅才知道多了，我赶忙把粮食推了回来。”

志兴听了王大叔的话，问：“多给了你多少？”

“四斤。”

志兴秤了一遍。奇怪！加上二斤重的口袋，正好五十二斤，一斤不多，一两不少。

他一连秤了三户的口袋，都和小张表上的数字相符无误。

王大叔一看，纳闷地说：“怪呀，莫非米面加工厂那杆秤有问题？！”

“哦？对，看看秤是不是有问题。”志兴忽然大声说：“你们看，咱这秤砣上多了一个铁环儿，是水

车练子上的！”

大家立刻把眼光集中到秤砣上去了。过去是一个环儿，现在怎么成了两个？加上这一个环儿，全队就要多分出一千多斤粮食呀！

有人捣鬼，这家伙好狠毒！

志兴一问，才知道这秤是小张让富农分子拐耗子从队部扛出来的。

“肯定是拐耗子在路上捣了鬼。”志兴说“他这就是破坏咱队一季上《纲要》的计划！差这一千多斤，我们的亩产就会降下去啊！”

“我去揪他来！”小张气愤地说。

“等等。”志兴拦住小张，“敌人诡计多端，不会承认。咱们依靠群众，顺蔓摸瓜，因势利导，只要人证物证俱在，他想赖也赖不掉……社员们来领粮食，告诉大家，今天预分五十四斤，先别声张场里发生了问题！”小张会意地点点头。

下工后，社员们纷纷来到场里，找到自己的口袋，装上小车把粮食领回家去。人们渐渐走远了，场里只剩下了一条白袋，那就是拐耗子的。

拐耗子做贼心虚，整整一个下午，他忧心忡忡，惴惴不安。他先得意，认为是天作之便，他咬牙切齿地在心里说：“‘夏收一季上《纲要》’，这一下，管叫你们放空炮！看你们怎么收场！”转面一想，感到后果可怕：“这件事瞒得过别人，可瞒不过姓方的，他

要是开会回来发现了……”拐耗子真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恨不得一下子把秤砣抓到手，立即把环儿取下来！他挖空心思，想借队上的秤使，趁机销赃灭证，于是慌慌张张地来场里取粮食。

“谁？！”

拐耗子还没接近场边，听得刘志兴一声问，不由浑身打了个哆嗦。在他听来，这问话如同一声霹雳。

“啊……啊，是……我。”拐耗子皮笑肉不笑地说。

志兴早已气得肚子鼓绷绷的，恨不得上前给这个狡猾的阶级敌人几个耳光子！

拐耗子一边把口袋搬上小推车，又说：“咱队那大秤在哪儿？”

“你问秤干什么？”

拐耗子苦笑一下：“我借着使使，我那口肥猪打算卖给国家，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嘛！我怕斤秤不够，先过过……”

志兴听了，心里骂了句：“好一个诡计多端的坏蛋！想要销赃灭证，呸！你只能自投罗网！”志兴把手一指：“大秤放在窝棚口北边，你自己拿去吧！”

拐耗子连声说着“好好好”，一拐一瘸地直奔窝棚口去了。他首先找到秤砣，一看缀的环儿依旧在上面，伸手便摘。正当他把环儿摘下，准备扔到一边去时，冷不防身后有人攥住了他的手腕子，另一只大手